

胡 玥◎著

做局

做局

没有人愿意被消灭。就是动物，也是在消灭同类或是
异类中求得生存。消灭是在力量与力量的较量中
相互作用的一种结局。

中国检察出版社

1247.5

1241

2007

胡
玥
◎
著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做局/胡玥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 - 7 - 80185 - 747 - 7

I. 做… II. ①胡…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8574 号

做 局

胡 玥 著

出 版 人: 袁其国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 zgjccbs. com)

电子邮箱: zgjccbs@vip. sina. com

电 话: (010)68630384(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50029(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960mm 16 开

印 张: 18.5 印张

字 数: 16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85 - 747 - 7/D · 1723

定 价: 26.0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胡班

作者近照

消灭是在力量与力量的较量中
相互作用的一种结局

——题记

目录

MULU

第一现场 唐 / 1

我就在女人死亡的现场，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职业
的敏感告诉我，我必须保持最初形成的姿势等待我的警察
同事来现场。我不得而知，在这深黑的夜里，有没有人目
击我和这个已死的且紧紧缠绕着我的女人的存在。潜意识
里，我总觉得背后肯定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第二现场 乔 / 102

思想在一个人大脑的内部，就像是一个在自己的屋子
里走来走去的裸体的女人，自由自在的。那个时候，女人
就像一个不知羞耻的妖精。可是，女人一旦要走出屋子，
就要在衣柜里寻找一件又一件合身又时髦的衣服，装成一
本正经的样子，让人看不出她的本来面目。

第三现场 刘 柳 / 162

我忽然觉得以往那个羞怯的、柔弱的、遇事瞻前顾后
的刘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
惧的刚烈的我。这种刚烈好像它们一直隐藏在我的骨子
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罢了。它们就像好钢尚未遇到淬
火，一旦突然遇到，形成怎样的钢质却由不得自己了。

第四现场

我是谁 / 201

没有人愿意被消灭。就是动物，也是在消灭同类或是异类中求得生存。消灭是在力量与力量的较量中相互作用的一种结局。肉体意义上消灭一个人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而要从精神和意志上将一个人摧毁却是难上加难。

第五现场

最后的唐 / 260

我在哪儿？我应该站在这个位置吗？我是局外人吗？我怎么可能是局外人呢？我应该是在妓女站的那个位置的前边。只要我曾在过那儿，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结。可是，我既没在结的位置，我面对的那张图上也没有我。那么，我不就成了整个案子的一个漏洞了吗？

第一现场 唐

第一现场
唐

我就在女人死亡的现场，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职业的敏感告诉我，我必须保持最初形成的姿势等待我的警察同事来现场。我不得而知，在这深黑的夜里，有没有人目击我和这个已死的且紧紧缠绕着我的女人的存在。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背后肯定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1

有那么一刻，我的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的底色里，我看见了飘忽不定的某种影像。那些影像，更像是游移在阴阳两界里看不清面目的魂影。我奇怪，为什么那些魂影却是黑暗里你能辨得见的唯一的一种影像呢？而且，我确实就是被这种没有一点分量和声响的影像给撞醒的。

我感到后背一阵剧痛。

我的后背痛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采取了许许多多的健身方式加以治疗，非但不能缓解这种疼痛，反倒愈

来愈重。

我仿佛陷在了深不见底的疼痛里。

我的喘气和呼吸也发生了问题。我常常感到我的身体里有一口深井，那里边贮藏着用不完的水，我渴，特别渴。我需要把一只大桶沉到那个深井里，就像汲水的人，汲上满满的沉甸甸的一桶水上来，以解决这渴。可是，我不是一个汲水的人，我沉到井里的那只桶被我手里的一根绳子轻飘飘软绵绵地系结着，没有一点力量。我努力使那只跟我保持了长长距离的空桶在井里的水中发挥作用，它就是不发挥。它总是空荡荡地下去又空荡荡地被我提上来。

那水，就像我极力想深吸到的那口气！

我是在呼吸越来越成问题的某个深夜决定去看医生的。其实医院离我住的地方就隔了两个胡同加一条马路。可是，人要是万不得已是不愿去医院这种鬼地方的。

深夜，仍然有许多的人在院里院外或疾步或徘徊，那种疾步和徘徊都是无声的。他们，有点像我梦里曾看到过的那种影像。只是，我在看到他们的当时，并没有把他们跟我的梦境联系起来，因为我正被自身的病痛折磨着，无暇顾及我所看到的一切。

医生看上去 30 多岁，见我进来，一脸不耐烦地问道：“怎么了？”

我说：“我背痛，且喘气困难。”

他问：“怎么个喘气困难？”

我说：“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困难。”

他说：“我们这儿是急诊，只看急重病人，比如脑溢血、心梗或是骨头断了什么的。你这病，明天挂门诊看看吧。”我说，“你总不能等我倒不上气来再给我看看吧。最起码，你是不是给我量量血压或是拍张片子什么的，安慰我一下，也算是给我做了检查。您说背痛，会不会是颈椎或是腰椎的事儿？”

那医生就一副把我赶快打发掉的神情说：“公费医疗吧？你要非拍一个那就拍一个，没什么大用！”

我拿了他开的单子划价交费然后拍片子。半小时后，我去取片子，那个X光室的医生递我片子时说：“你的肺部有大面积阴影，找给你看病的医生，可能是肺炎！”

“肺炎？”我说，“我怎么可能得肺炎呢？我一没发烧二没感冒三没咳嗽，怎么可能是肺炎呢？”我拿着X光片一百个不相信地找那个一心想把我打发掉的医生，他接过光片只看了一眼就说：“肺炎。面积还不小，赶快输液吧，明天到门诊办住院手续。”

我说：“我怎么没有肺炎的典型症状啊！”

医生说：“一定得有典型症状才叫肺炎吗？也有非典型的。片子就很能说明问题。呶，拿这个去开药，拿上药到北楼的急诊大厅去输液！”

北楼急诊大厅里人满为患。输液的人是挨人人挤

人。一问，都是肺炎！发烧不止咳嗽不断。肺炎，就好像是木耳一般一夜间全冒出来了。

我坐在角落里，液体已经输了一多半了，我仍然想不明白，我是怎么得上的肺炎呢？

冰冷的液体混进我的血脉，那是从意大利进口的一种药。我能感知我的身体的所有细胞一刻不停地抵制着这个自以为是拯救我的病痛的外国“入侵者”。

夜色清冷。我的肺就像一个伤兵，正在跟自称是拯救它的那个“入侵者”展开激烈的无声的搏斗。我们是它们的一个战场，我除了带着它们行走，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越过马路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胡同幽深，偶尔不知会从暗黑的谁家冒出几声咳嗽的剧烈声响。那声音缭绕在我的身后，令我的肺发闷发堵。

前行 100 多米，在胡同和胡同之间，有一条斜搭着的小道。两边是被砖围砌起来的建筑工地。

穿过这条小道，就进入了我住的胡同。远远地，我已经看见了从我住的临街的平房小窗里泄出来的昏黄的光影。整整一条胡同都是暗黑的，只有我那间小屋窗里的灯影等着我归来。我正要疾步前行，忽然感觉有人从背后把我死死地抱住。不，确切地说，不是感觉，是真的有一双胳膊从背后死死地环抱住了我……

我身体里正在进行的战争戛然而止。

它们或许是先于我看到了我身后死死抱住我的那张女人的脸：她的嘴大张着发不出声来，她的眼恐惧地大睁着，那种恐惧简直能把黑夜吓亮了。我本能地想挣脱那双环抱住我的手，而那双手在我的腹部交成死结，身体越来越重地倒伏在我的身上。我触到了一双手的温凉。我心中一惊：这个越来越重地倒伏在我身上的女人已经死了。

而在我惊恐地回转头四下里张望时，我和女人的身后，并无第三个人影。没有人能体谅我的尴尬：身为警察，竟在全无知觉里被莫明的死亡所缠。

我无法从一个女人的死里挣脱出来。

其实陷在这种境地里的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逃。当然，我不相信除了我，还有第二个人陷进过这种境地。这种倒霉的事真可谓是他妈的千载难逢。可是，有一个声音老是不停地警告我：你是警察，你不能逃！

是的，我是警察，我必须得搞清楚女人是怎么死的，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么死去。而且，一个警察，我有保护现场的责任和义务。而悲惨的是，我就是女人死亡的现场。这个现场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着的，即使我消亡了，作为现场的我也是恒定了的客观事实。

我就在现场。我不得而知，在这深黑的夜里，有没有人目击我和这个已死的且紧紧缠绕着我的女人的存在。潜意识里，我总觉得背后肯定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所能做的就是用手机报 110，同时给我的搭档乔

也拨了电话，让他叫上人来出现场。然后，我跟这个已死的女人保持着最初形成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等着乔和我的同事们来勘查我。

2

“嗨，我说姐们，你能说句话吗？”110车上下几个警察绕着我和那个已死的女人转了好几圈，其中的一个警察歪着头问那女的。

“得了吧您呐，瞧瞧这瞳孔，早散了！”另一个警察用手电照了照女人的瞳孔又照了照我，“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我要知道还站这儿等你们来！”我看出110警察对我充满了怀疑和敌意，我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话自然就说得臭了一些。

“嘿，还挺横的，谁呀你？跟警察这么说话！高，先拿铐子把他铐了带走！”那个警察用刚照过女人的手电筒在我的脸上带着恶意地乱晃。我的眼睛被他照得白花花的东西也看不清。我的恼怒越过那光束到了极顶。

想想看，我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尸在暗夜里站了这么久，晦气无法言说，他们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心中的恼火怎么能不像火山岩浆那般即将喷发出来呢？

“慢，我看你们谁敢铐？你是警察？你问我是谁？我他妈的也是警察！”

所有的人都愣在那里了，我也愣了。谁出过这种阵势的现场？我不知接下来会是怎样的情形。“大战”仿佛一触即发。这时幸好乔和我们刑警中队的几个兄弟急风火地赶来了，我的腰稍稍挺直了点，我知道乔会救我于危难之中的。

“哎，别动手，都是警察！自己人。”乔一定是借助集中在我脸上的手电光认出的我。他大喊着径直奔我过来，一边忙着给照我的警察亮工作证一边问我：“唐，怎么了？出什么事啦？”因为他不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的问是不经意的，半夜里，我听着所有人的问话都像此刻乔的头发那般蓬乱。他问着，目光从我的脸上滑到了我的身后：这时，他看见了死死环抱着我的女人！他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

“唐，这？你？操，你都干了什么？这他妈是哪出戏？什么意思嘛？”

有什么东西哽在我的咽处。乔的话深深刺激了我，我后悔留下来。倘若我逃了，他们只不过就是发现了一具女尸罢了，女尸与我何干呢？反正又不是我杀的人。有谁能知道我曾在这个时段里打这经过恰遇过女尸呢？

可是，我知道。我自己不能也无法把这场遭遇消弭掉。这就是我的麻烦。我坚信，一件事的发生，总有无懈可击的发展链条，你挪动或更改一处，就会留下说不清的破绽。看起来我眼前的处境麻烦，可这麻烦是暂时的，因为我知道这是那一团乱麻中的一个可以理清的头

绪。而如若我把这头绪掐了，就会留下新的难以说清的头绪，它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更加说不清的麻烦。我办的许许多多案子里的当事人，为了一时对自己有利，而涂抹了事物本来的面目，然后，他们在自己胡乱的涂抹里就变得更加面目全非。一旦再想还回自己的本来面目却又是难上加难了。就像给一池清水里投进了些许的污泥，那种浑水是无法自己洗得清的。所以想要经得起检验和推敲，一定要尊重事物的本来样子。在这一点上，我保持了理智和冷静。可是所有的人都在问我怎么了？发生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我能跟别人说得清楚吗？

一阵剧烈的疼痛之后，我感到心力衰竭。

我闻到了只有在医院里才有的那种强烈的来苏水的气味。在这强烈的气味之中，还夹杂着很暧昧很混杂且令人很不舒服的污腾腾的一种暖。这暖里还有声声让你的肺发闷发堵的持续不断的咳嗽，你恨不得替一个人把那肺都吐出来才能爽出一口气。

我费力地睁开眼，看见邻床有一个铁塔般的男人咳得仿佛就要背过气去了。

这是呼吸内科抢救室。

“醒了。送他去病房吧。把 004 推过来吧！”

“医生他到底什么病？”乔的声音。

“看他身上这张片子是肺炎。”

“肺炎？那晕倒跟肺炎有关吗？”

“晕倒是因为移过性脑干缺血！”

乔推我出去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那个铁塔般咳嗽不止的男人。

病房里正在用紫外线消毒。

乔推着我停在廊道里。

廊道里暴土扬长的，可能是病房里的厕所正在进行改造。楼上楼下被凿得山响，不断有施工的工人灰头灰脑来往穿梭着。我感到呼吸紧促，且鼻息里布满了空气中无所不在的粉尘。

我说：“乔，跟医生说说，我能不能不住院？”

乔说：“你的肺上有大面积阴影，医生说必须住院做一下全面检查。”

我说：“乔，医生瞎说，我根本没有一点得肺炎的症状。”

“你不信医生，你总得信片子吧？”乔说。

“片子？还兴是拿错了！还兴是把另外一个人的片子错给了我！”

乔说：“人家会给你做全面检查的。不是肺炎最好。你好好配合医生治疗，我得查案子去了！”

“等等，乔，我问你，尸源找到了吗？那女的，到底是干什么的？”

“……妓女。”

乔看了我一眼，话说得吞吞吐吐的，好像还要说什

么却欲言又止。我知道乔是什么意思。我说：“你们是不是都怀疑我跟那女的，不，是那妓女，有染？是我杀的那妓女？你们他妈都这样想，这院我不住了，你们谁爱住谁住，我他妈的要是不把杀妓女的那小子给揪出来我就不叫唐。”

我一挣，窝针了，血在管子里回流。乔把我按那儿了。

乔说：“不是别人不相信你，你瞧你遇这破事儿。你呀，还是在这儿踏踏实实治病，你要是因病死了，更说不清楚了……”

乔走了。

我仰面躺在床上，盼着案子能够早早的破了。只要案子破了，我就能够得到彻底的澄清。

跟我一个屋住的三个人全是肺炎，输的液也都一模一样。然而我们的症状却是各不相同。靠窗边那个小伙子已经住了20多天了，高烧一直不退。中间上点岁数的是呼吸急促，越躺着越呼吸急促，所以夜里他也总是坐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我在当天夜里出现浑身瘙痒，半夜里痒得实在受不了就跟值班护士要了抗过敏药。我确信是他们的药造成了我的过敏。不知为什么，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药不治我的病。

果然抗过敏药抵抗住了瘙痒。

我仍然睡不着。